

站上肥皂箱言所欲言——《公民不冷血》



如果你來台灣玩，週五晚上六點一定要到自由廣場也就是以前中正紀念堂前面去看看。導演柯一正與戴立忍發起的「不要核四、五六運動」，他們號召理念相同的朋友，在自由廣場前面放上一個肥皂箱，如果你對台灣的核能政策有意見、想發表反核的想法，只要你不是政治人物，就可以站上肥皂箱言所欲言。如果你想要一睹台灣著名導演的風采，不用看電視轉播星光大道，走上街頭就對了。

走上街頭意味著擺脫習慣、擺脫安逸，身歷其境，在體驗中歸納出現今社會、政治、經濟的狀態對我們產生的影響與探究問題根源，尋找解決的靈感與方向，理出自己的頭緒。如果沒有走入人群，就沒有辦法增加我們對事件了解的深度，也就無法扮演公民的角色。現在所發生的種種，都是台灣人民學習民主政治的田野實習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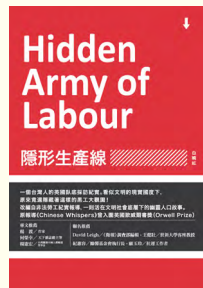
這是台灣的面貌，民主的風景：一直以來，台灣不只有蓬勃的街頭運動，還有關心公共議題的街頭導演，還有走出教室的街頭教授。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管中祥就是這麼樣一位老師，你在街頭運動上經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所主編的《公民不冷血》記錄近五六年來台灣公民行動的點點滴滴，這本書的內容以「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影像紀錄為主，由一群公民記者深入台灣各地收集公民運動的影音資料，製作剪輯，上傳網路，最後揀選出幾件重要的社會運動與大事記整理成書。

《公民不冷血》中所記錄的社會重大議題，包括文林苑都市更新案件、蘭嶼核廢料棄置問題、樂生保留運動、國光石化與科學園區農業用地、台灣同性戀運動等，另外還有精彩的社運人物速寫，帶讀者一起了解他們參與社會運動的心路歷程。讀者也可以配合上網瀏覽相關影音資料，這些都不是你在一般電視上可看到的畫面，彌足珍貴，絕對是第一手報導，即時呈現生活在台灣的人心心念念所關心的、與生活習習相關的議題。

二〇一三的台灣特別熱鬧，很多人覺得現下是最壞的年頭，但湧現的卻是最強大的公民力量。這本書能夠帶你認識台灣的土地、環境、勞工、族群、性別等重要議題，除了完整公民行動的來龍去脈，還有附上年表、相關團體資訊，補充說明你所忽略的關鍵時刻。想認識之前所不知道的台灣，就從《公民不冷血》開始吧！◎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http://www.civilmedia.tw/>

讓底層的生命，站起來說話——《隱形生產線》

文／楊渡



作調查採訪記者很多年，一向自認是調查採訪老手，但我看見白曉紅對英國非法勞工的臥底採訪內容，發表在英國《衛報》時，心中還是驚訝道：

「老天！這女生，勇氣太驚人了！這正義感，太撼動了！」

為了採訪英國莫克姆海灣採貝中國人死亡案，她去那裡加入採貝行列，和他們一起，在寒冷的海風中，趁著漲潮退潮之間的空檔，在海浪邊，冒生命危險採集，一起生活，聆聽他們的生命故事，有如在採訪中國一個世代的夢想與憂傷。

她站在荒涼小鎮的邊緣，和來自中國的非法工人一起等候，去電子工廠打工，他們吃最難吃的食物，為了剝削省錢，他們甚至分日夜共同分享一張床；她在同樣的勞動中，聆聽這些來自底層中國的真實身世。

此書是她多年採訪在英國的非法中國勞工後，以紀實手法寫作出來的故事。英國是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長期以來，它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得到各國知識精英與領袖的認同，幾乎成為一種經濟與社會改革的典範。國營事業民營化、縮減政府支出、扶持大企業、打擊工會勞工、鎮壓社會運動等，在柴契爾夫人的執政下，轟轟烈烈展開。到了布萊爾，再配合所謂「創意產業」的宣傳，一時間，英國幾成歐洲轉型英雄。

然而，在白曉紅的筆下，我們才知道英國輝煌的電子產業的背後，是一群「沒有臉」（faceless）的非法勞工。這些廉價的非法勞工，沒有社會福利，沒有醫療保險，沒有安全保障，沒有人權最根本的保護，完全以赤裸裸的血肉身軀，用自己的命，在尋找生存的所需。是這些人的血肉與犧牲，支撐起所謂「新自由主義」的輝煌大旗。但這並非特例。美國所依靠的廉價勞工，不也是來自墨西哥、中南美洲的非法勞工嗎？那些加州的園丁、木工、水電工難道不是沒有保險、沒有身份、沒有臉的勞動者？若非他們，誰來支撐起美國廉價的勞動市場？

其次，白曉紅的所有報導中，有一個最重要的特質：讓底層生命站出來說話。那話語是如此真實而毫無隱藏，那些逝去的、勞動著的生命，幾乎像有溫度一般的，站在我們面前，勇敢而無奈，見證一個時代的變遷。

最重要的是，白曉紅的報導是有世界觀的。那是站在弱小者、困苦者、受難者這一邊的世界觀。從莫克姆海灣到倫敦的地下妓院，她世界觀未曾動搖過。這恐怕才是台灣媒體和這個社會最需要的地方。

我也想做個有用的人

——讀沈嘉悅

《我想做一個有用的人》



記得某夜聚會後在紀州庵門外閒談，拉麵（沈嘉悅）提及一些對人生的理想與試圖，我們見面不超過五次吧大概？那些其實原本只是填塞時間應付場面的問候，孰料在他誠摯的言談中卻顯得自己對生活的困窘...

我最害怕這樣的人了。他們總為著理想（關於創作關於職志）而持續在一種高張力高密度的人生氣氛裡且不禁令人反思自己是否該更用心一點...（其實我也很想成為有用的人啊）...一如他平實潔淨的文字裡所流露之辛酸與浪漫的氣味，「我的生活是一首／難看的詩／如果要分等級／大概比特價的里肌肉／好一點」（〈里肌肉〉）或者「我想像自己是一個／不具名瓶蓋／背面顯然沒有中獎／躺在空曠的石磚／孤孤單單／有點冷」（〈瓶蓋〉）安靜無爭的節奏裡不時暗湧沸騰著嘲諷與孤獨，小人物上籃，兩分依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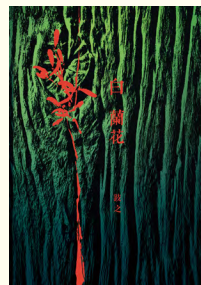
沈嘉悅作品彷彿抄錄於銀行致贈的便條紙上的小市民如何在近乎絕望的生活中盡量避免絕望的備忘，一張張隨時讓你帶走；工作時勉強的餐食空檔或加班夜返家途中，偶然自褲袋撈出一讀便能莞爾一笑，一切海闊天青。所謂的意象終究無法填飽肚子，詩的定義也不再重要了。他說，「因為我不懂楊牧／所以我不能喜歡楊牧／但在某些場合／不懂楊牧就像是／進了停車場／停了車／要出來卻沒有零錢／一樣尷尬」（〈我不喜歡楊牧〉）而既然我們都沒有車，就好好地走路吧。

想起朱延平電影裡的許不了，總是糟糟的卻很容易開心，但我們都忘了他的本名是鐵雄，科學小飛俠一號。我願意加入拉麵團隊，因為我同樣嚮往成為職業球員，每天喝啤酒，打十幾個小時的遊戲，喝醉以後，再跟朋友談詩，跟老婆做愛，再睡到自然醒（畢竟我也不喜歡楊牧）。

超越

——談詩集

《白蘭花》



我是個膽小，做不成大事的人。寫文章亦然，別人說大匠運斤，我只宜雕小蟲。不懂寫大塊文章，江河直下，粗細不捐。寫每一個字，都思前想後，猶豫不決，呆滯平板。所以莫道小說，自是長一點的散文，我也寫不好。而詩的語言，似乎較適合我這種性格的人。詩固然可以氣吞天下，不盡長江，我只是說，我只宜做我的蜉蝣，或者學鳩，只能照顧身邊方圓兩米的世界。

命名詩集的《白蘭花》，是我寫的第一首詩。說真的，我沒想過自己會寫詩，也沒想過會繼續寫下去，更沒想過會出版詩集。寫第二首詩是三年後，自此我認定，含蓄隱晦，欲言又止的詩，是我唯一能夠坦白說話的地方。

世界上有些事不能說，有些事則說了不美，這些隱衷，都適宜用詩去表達。李義山的春蠶蠟炬，陳寅恪的柳如是，都看得我憂鬱神往。我總相信，這些符號與密碼，應該懂得的人，總能領會。而對於一般的讀者，詩雖未必可解，但必須可感。這種超越時空的共鳴，正是超越了事件，超越了個人得失情感，以及超越了人類進化的不變的最後真實。

數年前我情緒嚴重失衡，詩變成我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我沒學過創作，從前也沒讀過許多名家，我只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說自己的話。起初是記錄，是敘事。學佛以後，性情漸見冷靜平淡，詩亦轉入人生的思考，探索所謂的真實義。

年紀漸長，工作繁重，家中又有稚女兩枚要照顧，不可能像以往般，靜靜坐下來，喝着咖啡寫詩。於是我買了一部智能電話，我的詩十居其八都是靠它，在車上、廁上、枕上寫成的。的確，我沒有一個詩人應有的才華，眼看著多年青人一揮而就，我汗顏也羨慕。而我，仍然選擇繼續勤勤懇懇的寫下去。

嚴肅文學在香港不能生存，怨了幾十年還在怨，大概是抱怨者仍然心有不甘，我看不如接受現實。文學的價值不在乎朝夕，不依附事件和時代而存。故我寫詩往往不涉時事，而是透過一己極微的經驗和觀察，去呈現我所知道的真實。就算以某件時事為題材，亦只為表達其變中的常。故無論人事、世界、時空怎樣變化，是離是合，是聚是別，我已得到我想要的。